



孟子白文
上

服部文庫
417
252
1



117
252
1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

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

曰書

上孟

正

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節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節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節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節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節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節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節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節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節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節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節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

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節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節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節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節孰能一之？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節孰能與之？節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節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節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節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節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節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節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四書正文

上孟

四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節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節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節。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節曰。有復於王

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節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少也。女。王。正。已。適。事。則。八。妾。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節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節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節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

朱音五。離。后。字。解。兵。媚。切。又。博。計。切。

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節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節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如一作若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節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節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節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節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節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節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節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
之樂也節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節臣請為王言樂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彘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
民同樂也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彘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節曰若是其
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節臣始至
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
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
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獯鬻句踐事吳節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
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節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節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節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節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
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節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

非也。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節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節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節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罔罔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

注 四者諸侯之流也 為諸侯之所憂

荒亡，為諸侯憂。節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節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節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節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節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節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道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節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節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節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節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言言精要揀擇踰尊可不慎與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

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

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節書曰：「湯一正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
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

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
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節王速出令，反其旌，俛止其重
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鄒與
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
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
救，如之何則可也？」節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
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
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
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
反之也。』君無尤焉。」節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節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節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節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禹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節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君無見焉。公曰諾。節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節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夫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又反

許乎。節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節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節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節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節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節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

足法與節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節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

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節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節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節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節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節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持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節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二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
懼而已矣節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
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節昔者曾子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節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節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節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者倚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節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節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節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

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節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節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節曰。姑舍是。節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節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節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節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
不至阿其所好。節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也。節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
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節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節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節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節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節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節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節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節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節信能行此五者，則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節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節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節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節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天。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節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節如恥之。莫如為仁。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節禹聞善言則拜。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節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節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去。其

四書正文

上孟

廿一

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節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節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四凡十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節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節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節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節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節

自上下難名，周至中附，下不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節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節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節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節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節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四書正統
卷之五
十一
半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節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節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節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節孟子曰。皆是也。節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節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節若於齊。則未有

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節○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節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節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節○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

靈立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
 可以言與。節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節 齊
 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節
 公都子以告。節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友
 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節 公孫丑曰。齊卿之
 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
 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葬

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可。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
 然。節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節 不得不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節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忤乎。節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節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節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節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節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未亦宜乎。節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節孟子致為臣而歸。節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節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節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節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
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節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
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節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節有欲為王留行

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節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
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
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節子為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
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
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節
高子以告。節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節予三

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節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自望之。節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節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節曰。彼一時也。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

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節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節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節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節成覿謂齊景公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節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節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矣。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共之。節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節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

疏曰皆以為知禮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
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
為國節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緇節取其秉屋其始播百穀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
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節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節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節夏
后氏五十節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節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節龍子曰治地莫善

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
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
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節夫世祿滕固行之矣節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節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節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節詩曰周雖舊邦

四書正義

上卷

三十一

志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節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
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節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
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節卿以下必有
圭田。圭田五十畝。節餘夫二十五畝。節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
親睦。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節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
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節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節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
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

也。惡得賢節。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節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節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

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節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節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

四書正文 卷一 十五
卅二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節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節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節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節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節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節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節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節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節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

我且往見夷子不來節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節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節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最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
達於面目。蓋歸反纍，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節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節孟子
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節昔
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
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節御者且
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節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傅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節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于節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節出疆必載質。何也。節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節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節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節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

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節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節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節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節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節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節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節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節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節。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節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節。曾子曰：脅有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節。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禡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節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節。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節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節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節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節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節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節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匡章
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節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節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節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節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

